影鈔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解題

（古讖緯書錄解題附錄三）

陳　　槃

此占雲氣書殘卷，抗戰期間，向覺民氏考察敦煌石窟時影寫以歸。民國三十二年，余與氏同客四川南溪李莊，從之假閱，因遣書記李臨軒君摹寫一通，置之行篋，今殆遂爲海外僅有之本矣。

書原題作『一卷』，中分兩章，第壹章曰觀雲，第貳章曰占氣，附以五彩圖繪，無作者名氏。觀雲章有一圖，文闕；占氣章下半章有二十九圖，文闕，是不完本也。句或錯亂，文或譌脫，當出俗手所爲。書中所言，皆行軍候望雲氣以占吉凶進退之事。歷代書目未見箸錄。然類此之書、與其傳習之人，則大致可以舉似：漢書藝文志兵書家有別成子望雲氣六篇（元注：圖三卷）；後漢楊由有兵雲圖（亦稱雲氣圖。後漢書楊由傳：『少習易並七政、元氣、風雲占候』。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由有兵雲圖。時竇憲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由寫圖呈進。華陽國志云，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三國吳範有占候祕訣（宋高似孫緯略卷八雲占引吳範占候祕訣：『有青雲如雉兎臨城營，軍敗走』。三國志吳志吳範傳：『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魏武帝有兵書接要十卷（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兵家類兵書接要條：『本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及文選魏都賦注引，皆作接要，與隋志同。唐志作捷要。御覽又作輯要，其文云：孫子稱司雲氣，非雲非烟非霧，形似禽獸，客吉，主人忌』）；隋志兵家有用兵祕法雲氣占一卷，又兵書雜占十卷（元注：梁有兵法日月風雲背向雜占十二卷），孫子兵法雜占四卷；通典卷一六二兵十五所引有太公占；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有兵法雲氣推占一卷；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祕畫珍圖六有』、吳孫子兵法雲氣圖，有望氣圖（元注：一卷），有占日雲氣圖（元注：京兆夏氏、魏氏並有）；天文家有雲氣讖圖；宋史藝文志天文類有雲氣圖一卷，兵書類有雲氣圖十二卷；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卷子二九六四星占書有占日雲氣圖（附圖）。又史記天官書囊括漢及漢以前雲氣占候舊說（書中提及『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並漢時人）；漢書

藝文志天文家有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後漢書方術傳敍方術書云：『望雲省氣，推處妖祥，時亦有效於事』；又晉書、隋書等並亦有天文志。如此之等，雖名目有別，而其實大同小異；而篇卷或一、或六、或十、或十二，相差頗大者，蓋此類書頗爲普徧流布，好事者或增或減，或則加以拼湊，或則巧立名目，而卷帙分合亦或有所不同故也。

此敦煌殘卷所錄占候事項，合計五十有餘，余取與通典所引太公占及晉、隋兩書天文志核對之，同者過半（如下表）。蓋此殘卷所據之本，亦自流傳有緒。若其思想、起源，則固甚早。案昭十五年左傳：

> 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泄事乎？　杜解：祲，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

古代占氣吉凶之說，始見于此。又哀六年左傳：

>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杜解：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也。

古代占雲吉凶之史例，始見于此。

周禮春官眡祲：

> 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敍，九曰隮，十曰想。　注：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敍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也。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詳惠士奇禮說經解本。册五二）。

又保章氏：

>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注：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

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

依周禮，是雲氣占候之職，早在西周時代，已有專官，眡祲、保章是也。案僖五年左傳：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解：分，春分秋分也。至，冬至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用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左傳此處，可以與前引周禮之說互證。是占候雲氣周有專官之說，可信也。大史亦掌之。周禮春官大史：

大師抱天時，與大史同車。鄭注：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

是周官此處與前引左傳日官『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之說，亦可互證也。

復次前引周禮春官眡祲所掌十煇之法，依鄭注，其目有『祲』『象』『鑴』『監』『闇』『瞢』『彌』『敍』『隮』『想』，凡十項，此必鄭氏所見天官舊典。依此說，則雲氣之占與日月食之占，皆此官所掌，以其性質相近似故也。左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必書日食與雲物（參桓公十七年左傳及僖五年左傳杜解），其義同也。

日月食之記，其來舊矣。董作賓先生曰：

中國古代交食之可考者，一曰中康日食，即今僞古文尚書夏書胤征篇所載；二曰周幽王六年之日食，即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所載；三曰春秋日食，即春秋經所載之三十七日食；而殷商一代不與焉。本譜（殷曆譜）由甲骨文字斷代研究之結果，得卜辭中交食之紀錄凡八事；擇其有月日可推者、並逸周書小開篇之月食，得月食六，日食一；詳加考訂，收入此篇（殷曆譜下編卷三交食譜）。

董先生此文發表于民三十四年；而于三十九年重寫殷代月食考時，則刪去一日食，改補一月食。董先生說：『爲甚麼要刪去交食譜的日食一？因爲原文是：

癸酉貞：日月有食，隹若？（後上二六、一五）。

癸酉貞：日月有食，非若？（佚三七四）。

這是「正反兩貞」的例，一事而貞正反兩面。我覺得這是「因日食與月食迭見，卜問休咎，卜貞的日子，不必就是日食或月食的日子而在月食之後，無從推求」，所以刪去了他』（平廬文存卷三卜辭中八月乙酉月食考）。

今案卜辭中雖無確切日期的日食紀載（計算殷代月食近有新說，略見張光直商史新料三則），然已有『日月有食隹若』或『非若』之貞，則其必有日食、月食關係災祥、休咎之信念，可知。以此推之，則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所謂『日月告凶』，所謂『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此其思想、觀念之淵原有自，亦不問可知。

董先生文又引僞古文尚書夏書胤征篇所載日食。案僞古文尚書文曰：

>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案昭十七年左傳：

>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擧（杜解〔下同〕：不擧盛饌），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擧，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伐鼓），祝用幣，史用辭（用辭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爲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可見僞古文尚書胤征篇此文、卽襲用左傳所引夏書（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已指出）；而左傳此處之所根據者必舊史，無疑也。由夏書此文，則知夏代已有日食爲災異之觀念，而此一迷信觀念，歷世相傳，前引小雅十月之交與昭十七年左傳之記是也。記日月食者日官，亦卽史官。蓋『史官主知天道』（周禮春官大史鄭注），日月之食固屬所謂『天道』，雲物之占亦未始非『天道』也。故日官卽大史已書日月之食，亦『必書雲物』，于左傳中、吾人所見者如此；夏商之世，蓋亦可以類推。然則雲物卽雲氣占候之觀念，亦舊矣，不自周禮、左傳始矣。然其觀念雖舊，必其始也單簡，而後出之說層累

增益，亦勢所必然。先秦舊籍——尤其陰陽五行之書多類此，不爲異也。

復次古日官（太史、眡祲氏、保章氏、日御，職掌同）之書，所謂『雲物』，必然亦兼包星象。莊七年左氏春秋：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又文四年左氏春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有星孛于入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漢書五行志二十七下之下，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

又昭十七年左氏春秋：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又十八年傳：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又哀十三年左氏春秋：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又十四年左氏春秋：

冬，有星孛。漢書五行志二十七下之下：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瀆鱗後。劉歆曰爲，不言所在，官失之也。

案春秋經中此等與星象有關之記錄，卽日官所記。哀十四年經只言『有星孛』，而不言孛于何方，劉歆以爲『官失之也』，此所謂『官』，卽日官之傳也。昭十七年左傳記『冬，有星孛于大辰』，魯梓愼與鄭裨竈，並以爲火災將作，宋、衞、陳、鄭四國其當之。此則事後傅會，以故神其說，如兩漢書五行志之所爲，本非當時記錄（左傳中又有歲星占候之說數事，如襄二十八年傳云：『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不饑何爲？』又：『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正義：『此與上文俱論歲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丘明兩載之是傳』。案預言皆驗之說，不可信，是必戰國以後數術之士所依託。正義之言，誤也。左傳中歲星占驗之說，非史氏實錄，唐蘭已論之，文載二十八年十月廿九日中央日報昆明版讀書副刊關於歲星篇）。惟鄭裨竈言於子產，以瓘斝、玉瓚禳，可以不復火，子產不與，亦不復火，此則舊史、舊文，可毋疑也。

惟其古日官之書雲物亦必兼包星象，故後出之兵陰陽家說云，黃帝臣鬼臾區『占星氣』（世本作篇）；六韜云：『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據黃氏逸書考輯本）。案曰『星歷』『風氣』，簡言之則曰『星氣』，亦卽『雲物』之謂矣。兵陰陽家之占候『雲氣』，其原亦出于古日官之書『雲氣』，而今所見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乃不見有所謂星占者，蓋此殘卷乃俗本、簡編，亦且其文有闕，故也。

自東周末以逮戰國以後，蓋此類史官占候之說，乃更進而應用于軍事及由此軍事所引發之民生疾苦。史記天官書：

> 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

案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七：『大夫計倪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吳越春秋，後出之書，然其間亦頗保存戰國以來之遺辭、舊義。計倪對越王句踐此言，是否當時實錄，誠未可知。然與天官書之言戰國『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者，則可謂不謀而合。至于應用于『兵革』、『攻取』之文，則有如六韜龍韜王翼云：

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通典兵十五風俗氣候雜占引太公曰：『凡興軍、動衆、陳兵，天必見其雲氣，示之以安危，故勝敗可逆知也』）。

又兵徵云：

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之人。

孫子占云：

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陳。先陳戰者，莫復其迹（御覽三二八引）。

越絕書卷十二外傳記軍氣引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占法云：

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槃案上文曰『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此曰『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同是赤氣在右，而前後兩說不相容。蓋下『右』字當作『左』。觀前後文例，凡分言『右』『左』者，必先『右』而後『左』，以此知之也），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爲（一作焉），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

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

墨子迎敵祠云：

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

史記天官書云：

雲氣有獸居上者勝。……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

案六韜今佚（黃氏逸書考有輯本）。隋志兵家云，（六韜）太公所作。余觀史記齊太公世家正義等所引文，多陰陽五行之說；又云『以車騎爲伏兵』（通典兵十五引太公占）；云『大戰之法，百萬之師』（同上書卷一四九引六韜）。西周時代，安得有此等思想、名物？蓋戰國間人所依託也。孫武、伍子胥書之有前引占候雲氣之說，殆亦六韜之比。天官書所錄，其內容、範圍，與六韜、伍子胥、孫子、墨子之說，距離不甚相遠，其爲戰國間人之託，則更不成問題矣。又漢志天文家有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沈欽韓疏證引御覽八七八所錄有黃帝占軍氣訣曰：『攻城有虹，欲敗之應』）；又兵陰陽家鬼容區三篇，元注：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姚振宗條理：『世本作篇曰，臾區占星氣。張澍輯注曰，臾區即車區，亦作鬼容區，實一人也。李奇曰，區，黃帝時諸侯。占星氣，謂與星之晷明流冒，主何瑞祥變異、及雲物惟變風氣方隅時候也』）。

此等占候之書，亦出戰國間人之手，蓋可知也。

至于秦漢之世，則傳此類術數之說者，大氐皆方士。史記秦始皇本紀：

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

案此所謂『良士』，蓋謂儒士，實卽方士。同上本紀又稱：

侯生、盧生……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悉係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

此所謂『文學方術士甚衆』，與前引文云『三百人皆良士』，亦是一事。蓋自戰國末年以來，儒學爲『顯學』，故方士皆以儒學爲文飾。始皇『阬術士』（史記始皇本紀、儒林傳又淮南王安傳），而始皇長子扶蘇諫，乃曰『諸生皆誦法孔子』；封禪書亦曰：『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則知此之所謂『諸生』、所謂『良士』、所謂『文學方術士』，實卽以儒學文飾之方士矣（別詳拙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本所集刊第十七本葉三三～四〇）。蓋古日官候望『雲物』『星氣』之法，自戰國以後，旣漸漸散諸民間。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衡山王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此之所謂『求』，當卽求之民間。始皇時『候星氣者至三百人』，信其亦卽來自民間之方士也。蓋自戰國時代頻年戰亂、兵凶，民生疾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此亦不能無衣食、利祿之召喚；利之所在，人必趨之，蓋候星氣之士之興盛，始此矣。然『君子儒』之與『大儒』、固無代無之。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荀子天論：

星隊（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而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案晏子之主張，敬天、畏天，旨在導引人修身、進德。荀子則曰：『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同上篇。楊注：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又曰：『天行有常，不爲

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同上篇）。是謂求之在天，不如求其在我。然曰『應之以治』，則非修身、進德不可矣。晏子之言敬天、畏天因而修身、進德，是亦求其在我而已矣。是則晏、荀二子之言、殊途而同歸矣。儒有所謂『君子儒』，所謂『大儒』，于此焉見之矣。

復次始皇世候星氣者至三百人，其所施爲，未知何如。史記封禪書：

> 及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亳社有……壽星祠（索隱：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

案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風）師、雨師』；昭元年左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古人所祀之天神，大氐不過此等；亦無個別之廟之說（祀上帝于郊，見禮記中庸；饗帝於郊，見禮器；兆五帝於四郊，見周禮春官小宗伯；冬至祭天于圜丘，見前引大宗伯鄭玄注：日之與月，皆爲壇而祭，見禮記郊特牲疏引崔氏說：『祭星曰布』，見爾雅釋天；義爲『布散祭於地』，見郭注）。而始皇令祠官常奉之祀，其多乃至于百又數十，且並爲立廟，與禮典不相應，豈非惑于方士之說有以致之耶？續漢書天文志敍：

> 秦燔詩書，目愚百姓，六經籍典，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目亡；有大星與小星鬬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

始皇時代候星氣方士活動之遺跡，此亦其一事矣。

始皇既亡，二世繼立，與星氣有關之說，不見於本紀，惟說苑卷十八辨物篇云：

> 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擊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據漢書劉向傳，此等災變之說，『皆著於漢紀』。蓋漢紀亦本之秦代星官卽候星氣方士之說，與前引續漢書天文志敍，可互證也。

此類方士之在漢代，亦甚具影響力。史記高祖本紀：

> 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於

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會注考證：徐孚遠曰，高祖隱處豈不陰語呂后耶？隱而求、求而怪，皆所以動衆也。

案此詭託以號召民心之伎倆，徐氏說是。然方士星氣說影響於當時社會之彰然著明，即此可見一斑矣。

亦有史書既明言者。封禪書：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漢文帝），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夏四月（十六年），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上言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

又書：

其（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漢書郊祀志『行上』作『上行』）薦之，至中山，騰朧有黃雲蓋焉。……有司皆曰……今鼎至甘泉……有白雲降蓋，若獸爲符。……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其（元封元年）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

報德星云。其來年（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會注：中井積德曰，祠靈星，蓋祈雨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漢書郊祀志下：

後五年（征和四年）…… 是歲，雍縣無雲如靁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棫陽宮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鑿。有司目爲美祥，目薦宗廟。

宣帝……改元爲神爵……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劒、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成山祠日，萊山祠月……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馮翊谷口有五林山僊人，五帝祠。扶風陳倉有吋星祠，卽玉女祠矣）。

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目上百餘，天子（成帝）異之，目問劉向，對曰……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目太牢，遣侯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目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目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皇天著象，殆可略知。……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瑞祥未著，咎徵仍臻。

案前引封禪書所載漢文帝時望氣之新垣平及武帝時之望氣王朔等，並方士；說星氣之『公卿』『有司』，亦既同化方士；而郊祀志宣帝條云，立歲星、辰星等祠，爲『又目方士言』，則更明白矣。武帝時之祠官寬舒等及成帝時之劉向，雖非方士，然其思想，實既與方士不甚相遠。漢書劉向本傳言：『上（宣帝）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

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目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更生，劉向本名。向自幼卽習讀方士書說而喜之，其思想、言論之方士化，有由然矣。郊祀志載谷永說成帝之言曰：『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目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粲，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瞑目拊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目萬數。其後平等皆目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谷永之言，可謂切至。以人主之愚闇，方士之狡詐，騷然煩費，卒使國家禍害，天下怨恨，可慨嘆矣。

方士之又一詐僞，亦見之于讖緯。如河圖：

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强侯，外夷應運首謀也（續漢書天文志中注補引）。

月犯心後星，亂臣在旁（同上）。

日蝕而交暈貫日中，兩軍爭，後者勝，將死之（開元占經九引）。

熒惑入南斗，退而復犯，犯之一日卽退，大臣有免退者，期不出八十日。若宰相行德政，忠君愛國，可以解咎（同上書三三引）。

望宿之次有赤黃氣或赤黃雲宕漾不散者，此財寶之氣也，一年之內外邦必有貢珍物者。若白氣白雲，則外邦興兵（同上書九十六引）。

雒書：

日中有烏見，名曰陰德，不出六十日，兵出，從所向伐之，勝（開元占經六引）。

雒書甄曜度：

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饑（續漢書天文志中注補引）。

熒惑守心，逆臣起（同上）。

歲星入昴，邊兵入國，有土功、若有赦命（開元占經二六引）。

昴星退舍，主兵大弱，邊人肆毒。昴星進舍，客兵大敗、若敵主死（同上）。

雒書摘六辟：

日有赤黑珥，夷人起，兵外降附之（開元占經七引）。

易通卦驗：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水波，隊雲如立垣，杼雲類軸，灼雲如繩蜿（古微書本）。

日中見烏，將軍出、旌旗擧也。鄭注：烏，陰類也，攫搏爭鬬之象。凡日午正，羣相飛噪，故主兵也（黃氏逸書考引清河郡本）。

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如覆車，五穀大熟；青致蟲，白致盜，黑致水，赤致火。鬱鬱葱葱，隱隱隆隆，佳氣也。縣縣絞絞，條條片片，兵氣也。澤澤燄燄，女子氣也。如藤蔓挂樹者，琉氣也。紫氛如樓者，玉氣也。絳氣有銅，紅氣有瓊。爲璘褐色、爲鍊赭色、雲氣下垂，不可以掘（同上）。

易辨終備：

必視熒惑，所在時殃。　鄭注：熒惑主理天下，故必候之，以知時禍（黃氏逸書考本葉二）。

詩含神霧：

煒煒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法之太暴，故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初學記政理部引。逸書考引清河郡本法作政，無之字）。

禮斗威儀：

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爲賊，戮而不葬（續漢書五行志六注補引）。

春秋：

妖星慘淡無光，主後宮受誣幽廢，太子不得自立（開元占經妖星占引）。

春秋緯：

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强侵，萬事錯（續漢書五行志六注補引）。

五星有入軫者，皆爲兵大起（續漢書天文志中注補引）。

太白入軫，兵大起（同上）。

春秋考異郵：

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　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續漢書五行志一引）。

北方之氣如牛羊羣畜、穹閭；南方之氣如舟楫；東方之氣如樹木交柯；西方之氣如室屋軒廠、旛旗。……（逸書考引清河郡本）。

流星犯箕踵，三十日內邊兵起。流星犯箕巳，六十日內邊兵起（開元占經流星占三）。

春秋文耀鉤：

太白貫胃，倉廩虛，邊兵結，四遠侵，既謀成（開元占經太白占五）。

春秋元命苞：

參主斬刈，處臧行罰也；又主權衡，所目平理也；又主邊城九驛，故不欲其動也。參，白虎之體也，其星三列，三將也：東北星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星曰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星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星曰右足，主偏將軍（開元占經西方七宿占引）。

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倍僪，分爲抱珥（續漢書五行志六注補引）。

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禮記月令正義等引）。

春秋漢含孳：

臣子謀，日乃蝕（續漢書五行志六注補引）。

陽弱辰逆，太白經天（續漢書天文志注補引）。

春秋感精符：

日無光，主勢奪，羣臣以讒術；色赤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續漢書五行志六注補引）。

日朝珥，則有喪孽。　日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同上）。

日黑，則水淫溢（同上）。

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　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爲禍，主將見殺（同上）。

日無光，主勢奪，羣臣以讒術，赤色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同上）。

春秋潛潭巴：

虹出，后妃陰脅王者。　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續漢書五行志五引）。

甲子（月）蝕，有兵，敵强（同上志六注補引）。

乙卯蝕，雷不行，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宮（同上）。

丙寅蝕，久旱，多有徵（同上）。

癸亥日蝕，天人崩（同上）。

辛丑日蝕，主疑王（同上）。

乙未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同上）。

戊申蝕，地動搖，侵兵强，　一曰：主兵弱，諸侯强（同上）。

丁巳蝕，下有敗兵（同上）。

癸酉蝕，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同上）。

壬寅蝕，天下苦兵，大臣驕横（同上）。

甲辰蝕，四騎脅，大水（同上）。

庚辰蝕，彗星東至，有寇兵（同上）。

丙申蝕，諸侯相攻（同上）。　夷狄內壤（同上）。

乙亥蝕，東國發兵（同上）。

丁卯蝕，有旱，有兵（同上）。

乙巳日蝕，東國發兵（同上）。

演孔圖：

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續漢書五行志五引）。　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同上志注補據邕集引）。

孝經鉤命訣：

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續漢書五行志六注補引）。

〔附錄〕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强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同上志注補引宋鈞注鉤命決文）。

案讖緯雲氣即星氣占候之說，隨在皆是，不能徧舉。此類說，實即舊史即日官之說，秦漢間方士僞託讖緯，乃剽竊之以實其書，如易通卦驗云：『隙雲如立垣，杼雲類軸，灼雲如繩蜺』。案史記天官書云：『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

杓雲如繩者，居前瓦天，其半半天』（會注考證：『張文虎曰，案「杼」「軸」，兩物也。各本以「軸」字上屬，誤。今正。「摶」字，北宋本舊刻同。它本譌「搏」。漢志「兩」作「而」。晉志作「杼軸雲類軸，摶而端兌」。史與二志，並有脫誤』）。案天官書與易通卦驗並有譌奪，然無礙其爲天官舊說。又如春秋考異郵云：『北方之氣如牛羊羣畜穹閭；南方之氣如舟楫；東方之氣如樹木交柯；西方之氣如室屋軒廠旛旗。……』。案史記天官書云：『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案史記天官書之說，明云出于王朔。考異郵說略同，而字有譌誤。然天官書所引，其文不全；而考異郵所引乃至百八十餘字，蓋據原文也。又如天官書云：『熒惑……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會注考證：『漢志云，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案易辨終備云：『必視熒惑，所在時殃』。此與天官書說義同，蓋亦天官舊說矣。

方士與讖緯之關係則何如？蓋讖者，濫觴于始皇之世，史記趙世家所謂秦讖，見也。始皇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錄圖書卽河圖。河圖亦稱讖，桓譚所謂『讖出河圖、洛書，後人妄復增加依託』，是也。緯者對經之辭，鄭玄注乾坤鑿度乾鑿度篇『乾文緯』云，『經之與緯，是縱橫之字』，是也。方士輩之託讖緯，固以爲孔子之『祕書微文』；或曰『子夏六十人、共譔仲尼微言也』（以上說，別詳拙戰國秦漢間方士論考參方士之思想與性行中，文載本所集刊第十七本；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貳之甲讖緯作者辨，文載本所集刊第廿一本）。

方士之僞託讖緯，則何爲必須借重孔子，以爲是聖人之書？蓋爾時儒爲顯學，而海上燕齊方士與其所宗主之鄒衍、並爲雜學——尤其是陰陽五行之學，而喜以儒學爲文飾（說已前見）；而自前漢武帝之世、罷黜百家，儒爲一尊。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固儒家之經典，若不比傅其書，故神其說，則不足以蠱惑時君、而『要世取資』（後漢張衡之言，見本傳）。漢書王莽傳：

> 元始三年，莽奏，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案平帝紀云：爲鴆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皆令記說廷中。

此時之圖讖卽讖緯既與經藝相提並重，蓋其來也漸，不可能驟爾至此。厥後光武『宣

布圖讖於天下』（本紀）『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以後，儒者爭學圖讖』（後漢書張衡傳）。而桓譚乃敢『極言讖之非經』，光武大怒，謂『桓譚非聖無法』（後漢書桓譚傳）。讖緯學之昌盛，至此而極矣。蓋此時之讖緯作者，固自以爲通合天人之道，推言陰陽五行，假設經誼，依託象類，『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隋書經籍志讖緯類）；而所謂『占雲氣書』之類者，鈔襲讖緯爲之，而于讖緯中，特不過一點一滴。然其文、其義，亦流傳有緒，非同嚮壁虛造，必也。

此一敦煌鈔本占雲氣書殘卷內容，雖自戰國秦漢以來流傳有緒，至于其書之爲何人所輯錄，今則無可考。卽如太公占、以及晉、隋二書天文志以與殘卷比較，但見四者之間，或詳或略，或彼無此有，或大同小異，蓋同源異流，隨意取捨，各自成篇。前引漢志以下諸家之書，其名不同，篇卷多寡亦異，意亦其比矣。

漢書藝文志所錄，每云書若干篇，其附圖者則注云圖若干卷。無一例外，蓋文以簡編，故曰『篇』；圖以縑帛，故曰『卷』。六朝以後則以紙代竹帛，故凡所著錄，只言若干卷，不復更言篇。其書之附圖者亦只言某圖若干卷，而不復言書若干篇、圖若干卷，蓋已書圖合編同卷，不復分別。今殘卷亦題曰占雲氣書，文字與圖同爲『一卷』（敦煌本白澤精怪圖殘卷、瑞應圖殘卷等亦然），蓋六朝間人之書式則然矣。

秦漢以來舊籍，亡佚者多矣。卽其幸而存者，體製、書式，已非本來面目。例如班志所錄，每云圖幾卷；下逮宋志猶然。今則宋以前人所能見到之圖，已無一存在者矣。幸而敦煌猶留此殘卷，有文有圖，古書眞面，恍惚于此焉遇之。是亦書林中一故實矣。

附：殘卷、太公占及晉、隋兩書天文志異同表

占雲氣書殘卷	太公占	晉書天文志	隋書天文志	附記
丙下日有雲氣不可攻				案明鈔本題作李衛公(靖)譔之白猿奇書兵法雜占篇：『丙丁日若遇黑雲

				攔，莫恃兵多兼將勇，也宜堅壁引師還。征戰必遭殘』。與殘卷義同，知殘卷『丙下』必『丙丁』之譌
凡上雲乙日平旦伺有白雲不可攻				
庚辛日赤雲不可攻				
戊己日青雲不可攻				
城中有黑雲如星而出者軍精急解圍去必有變兵爲客死				
壬癸日有黃雲不可攻				
兩軍相對望雲赤如布廣長數十丈君日下色白下有皆主之臣昏見在客旦在主也				
有雲雙青虵雲去可擊大勝	若有雲如雙青蛇雲去可擊大勝			案殘卷『雲』下有脫字。
遙望彼軍上有雲如門鷄赤日下隨此得天心不可擊	或遙視軍上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	或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皆將士精勇	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皆將士精勇不可擊	案殘卷『赤日下隨』，疑當作『赤白相隨』。

敵上有雲如爲兩彗攻代不可得	或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者攻不可得		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攻不可得	案殘卷『如爲兩彗攻代』，當作『分爲兩彗狀，攻伐』
伏兵氣如杵在黑雲中	……或有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有伏兵		伏兵之氣……或如赤杵在烏雲中	
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下死喪流血	或城營上有赤雲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	有雲如衆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	城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死喪流血	
赤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可擊	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可擊			案殘卷『赤』疑當作『氣』。
有雲如蛟龍所見掾軍邊城翁失覩	邊城雲如蛟龍所見處軍將失魄	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	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	案殘卷『翁』，『弱』之別體，醴泉銘弱字，與此近似。『掾』蓋『處』之譌。『覩』蓋『魄』之譌
凡天陰不雨必有下謀上人				
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鷄城必降	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雞城必降		雲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	
敵上有雲長如列索如陣前後銳或四黑色有陰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发黃色急去	敵上有雲長如引索如陣前銳或白黑色有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黃色急去			案殘卷『四』蓋當作『白』；『发』蓋當作『反』。
敵上有雲如牽	敵上有氣如牽	或……雲如牽	望敵上……雲	

牛未可擊	牛未可擊	牛……皆將士精勇	如牽牛…皆將士精勇不可擊	
有雲城上如坐人赤色所臨邑有卒兵未至驚恐須臾吉	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		雲如人赤色所臨邑有卒兵至驚怖須臾去	案殘卷『未』蓋當作『來』。
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才有和	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			案殘卷此處與太公占異，且有譌誤字。
有雲如列陣天下兵起				
四方清淨獨有雲起者所見之地有大兵去				
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上天下兵起半夫有半起若一日而灾解		壬子日候……若四望無雲獨見黑氣極天天下兵大起半天半起三日內有雨灾解		案殘卷『夫』，當作『天』。
有雲如一疋布立見天下兵起				
有雲如龍行圍有大小流亡			有雲狀如龍行國有大水人流亡	案殘卷有譌脫。太公占不誤。
有雲如貌四五救相聚國强				
太無雲而雷君令不行國凶宜修兵備武以應之				案『太』當作『天』。

有雲昧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有雲黃赤色四塞日夜照地者大臣縱怨也				
凡占軍起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當令清旦若日中時察彼軍及自軍上氣皆至筆錄已上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不善驚備浧鎮守勿妄戰	凡占軍氣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留令清朝若日中時察彼軍及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不善但警備鎮守勿接戰			案殘卷有譌字。太公占不誤。
敵在東日出時卧（日入夜半候）之後之在西卧（日午候）之在北卧之在南卧	敵在東（日出之）時在西（日中之）在南（日入夜半候）之在北			案殘卷『後』，當作『候』。『卧』蓋『頭』之俗字。
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去十里以上便占人有氣）	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便有氣			案殘卷『占』下，蓋脫『百』字。
甲子日察（大常氣要若從高登明記分察而審軍將軍將軍上之）使三五人（下日日候之）				
若舉自而望之三百里（十里二十里）乘輿			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	案史記天官書作：『仰而望之，三四百里。

二千里登高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殘卷『自』，當作『目』。
氣高五丈期五日以此師之氣來里五六日修道者五日至高七八尺者去之十餘里五六日至高二丈者去之五十里期十日至				案天官書說：『氣來卑而循車通(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
敵軍有五色氣與天連此天應之不可擊	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擊		凡軍營上五色氣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	案伍子胥相氣取敵大數：『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
凡軍氣上大下小者軍士日威其下大上小者而與天相連中有賢將			其氣上小下大其軍日增益士卒	案殘卷『土』讀作『士』。二字通用，石經漢碑習見。
赤氣如人持杵從城中出向外	或氣如杵從城中向外者內兵		赤氣如杵形從城中向外者內	案殘卷『杵』，當作『杵』。

者內兵突出必勝	突出主人勝		兵突出主人戰勝	
氣如埃塵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	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		軍上有氣如塵埃前下後高者將士精銳	
氣堤如坂沒摩地避之勿擊	氣如隄阪前後磨地避之勿擊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將軍勇士卒猛	凡軍勝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此軍士衆彊盛不可擊	案殘卷『氣』下脫『如』字。『坂』下脫『前』字。『沒』，『後』之俗。
其軍上氣黃白而光澤者不可擊之	凡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皆不得擊		營上氣黃白色重厚潤澤者勿與戰	
對敵而急有雲氣來其卑不薩覆人上下掩澤善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急起驚備	對敵或有氣來甚卑不蔭覆人上下掩搆蓋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嚴俟之			案殘卷『薩』，當作『蔭』。『澤』，當作『溝』。『善』，當作『蓋』。『驚』，當作『警』。
氣如煙火狀赫然將勇不可擊	凡氣……如火煙之形或如火光之狀……皆猛將氣	猛將之氣……或如火煙之狀	凡猛將之氣……或如火烟之狀	
有黑氣雲如牛馬入其軍者名爲天狗下食血其軍＝必敗也	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敗軍也		軍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則軍破	
彼軍上氣如山堤若林木者將士驍勇不可輒	凡氣……或如山林……皆猛將氣　敵軍上	凡軍勝之氣……或如山堤若林木者將士驍	軍上氣如山堤若林木將士驍勇	

擊之	氣如山隄上林木不可與戰	勇		
營上有白氣赤邊者必有銳兵不可當氣在我軍上頭更復還敵軍上動搖不安者宜望營勿先動				
望彼軍上氣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如其旗旛暉暉＝無風而動將士勇猛不可擊	見彼軍上氣如塵埃沸粉其色黃白如旗旛暉暉然無風而動將士勇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	凡軍勝之氣……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皆將士精勇	軍上氣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旌旗無風而颺揮揮指敵此軍必勝	
有氣赤如火從天而下入軍城軍亂將死			赤光從天而下入軍軍亂將死	
兩軍相對遙望雲軍上紛＝敦＝如煙如塵賊敗凶	兩軍相對遙見軍上有氣紛紛勃勃如煙如塵賊凶敗		敵上氣如粉如塵者勃勃如烟……其軍欲敗	案殘卷『望』，當作『望』。
有白氣如外萬万連結部隊相遂須臾罷而覆出及至八九如不斷者賊必至散故守	有白雲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去及至八九而不斷者賊必至嚴守之			案殘卷『外』，當作『瓜』。『萬』，當作『蔓』。『遂』，當作『逐』。『覆』，當作『復』。『散』，當作『嚴』。
凡陳相當有白氣出似旗幡在	凡城中有白氣如旗者下可攻		有白氣出似旌旗在軍上……	案太公占『下可攻』，『下』

軍上其軍勝赤則凶也			皆將士精勇不可擊	似爲『不』譌。
若雨蒙圍城有人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兩兵當突出	若雨氣蒙圍城有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內兵當突出			案殘卷『人』，當作『入』。『兩』，當作『內』。
凡氣安則軍安氣動搖軍不氣四散去軍破日一敗	凡氣安卽軍安也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且敗			案殘卷『不』下脫『安』字；『且敗』譌作『日一敗』。
其氣半出如復軍敗一絕一敗二絕二敗三絕三敗			軍上氣半而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	案殘卷『如復』，蓋當作『而絕』。
軍城上下無者其軍必敗君我軍無色將德撫柮士衆存凅塞暑警戒固守	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若我軍無氣將修德撫士衆存問塞暑警誡固守		降城上……及無雲氣士卒必敗	案殘卷『無』下『色』下，並脫『氣』字；『君』當作『若』；『柮』當作『恤』；『問』譌作『凅』。
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俳佪其軍在上或來而高者兵銳不可擊	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徘徊在其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銳不可擊		兩軍相當敵上有雲如飛鳥徘徊其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	案殘卷『其軍在上』，蓋當作『在其軍上』。
其氣如牛諸者瓦解之氣軍必大敗	有黑氣如牛猪者瓦解之氣軍必散		軍上氣中有黑雲如牛形或如馬形者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	案殘卷『猪』譌『諸』。
其氣如火夜燭人者軍士散亂	有赤色氣如火從天下入軍軍			案殘卷『若人』，『人』當作

若人營者將死	亂將死			『入』。
兩軍相望前有中有黑者必有伏兵不可擊				案殘卷字有脫誤。

後　　記

㈠古日官候望『雲物』『星氣』之法，自戰國以後，漸次散諸民間，余前文曾引始皇時候星氣者三百人及淮南衡山傳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之等爲例。今案敦煌占雲氣書殘卷圖第三十云：『凡占軍起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當令清旦若日中時，察彼軍及自軍上氣，皆至〔紙〕筆錄，筆錄已上將軍……』。云『當訪軍中善相氣者』，此厠身行伍之善相氣者，卽平民。文亦見太公占（並詳前表）。戰國以後，望雲物、候星氣之法、漸次散諸民間，此尤爲顯證矣。

㈡殘卷最後有二十九圖，文闕。其第十四圖作三獸驚走狀，獸皆有角，角上歧，知爲鹿（參今附圖五）。案抱朴子外篇佚文云：『凡觀戰雲氣如走驚鹿者，敗軍之氣也』（意林、御覽三二八引）。此說與殘卷圖合，殆一事也。

六十八年十一月廿一日完稿。

影鈔敦煌寫本占雲氣書殘卷附圖



圖　壹


城中有黑雲如星
而出者軍精急解
圍去必有突兵為
客死
壬癸日有黃雲不可攻
相軍相對望雲赤如布廣長
數十丈君日下色白下有皆主
之臣皆見在客皇見在主也
有雲雞及三目地雲去可擊大勝

圖 貳


有雲如鬪鷄
遥望彼軍上赤日下隨此
得天心不可撃手
在雲中轉高
赤如燈部
銳不可撃
敵上有雲如烏雨量政伐不可
得伏兵氣如杵在黒雲中
有雲如人頭赤色其下死喪流血
營上
有雲如蛟龍所見攻擊軍
邊城弱失親

圖　叁



圖　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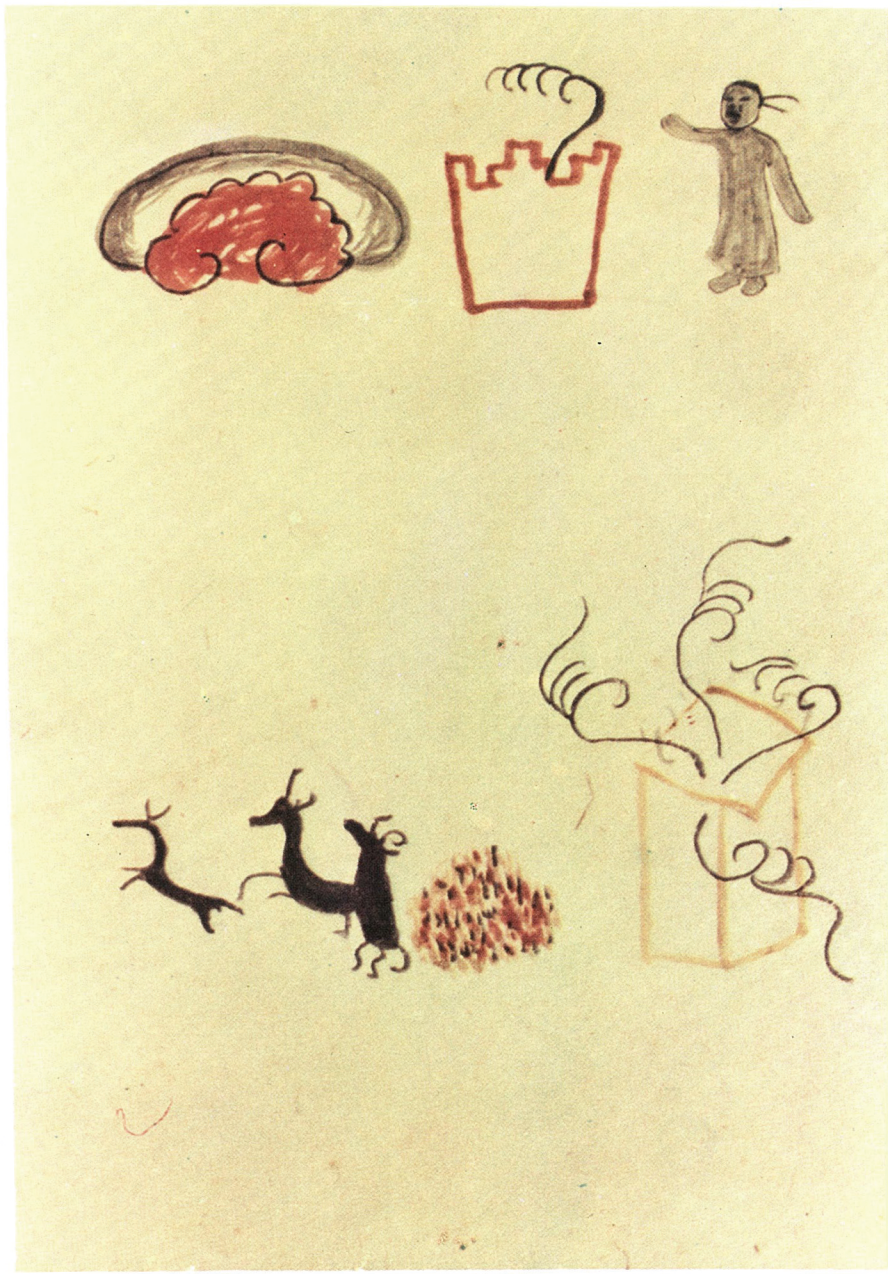


圖　伍



圖　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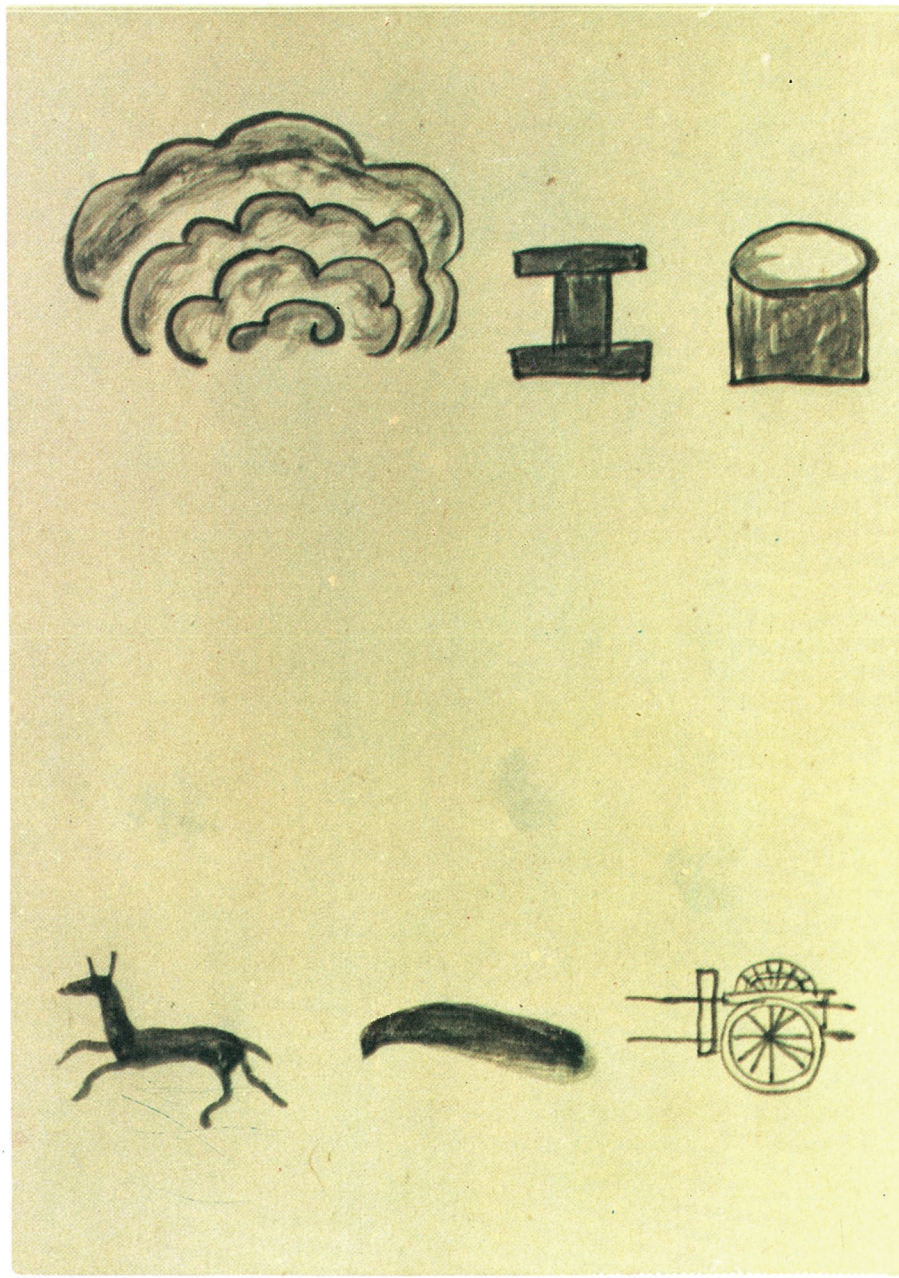


圖　柒